

年卷

期

4

9

第

第



期九卷四

貢獻旬刊

第四卷 第九期(即36期)目錄

封面

西湖北伐陣亡將士紀念塔

劉既漂

西湖博覽會大門夜景

劉既漂

初次和貧苦晤面

翁得失

著作家的亨利柏格森

狄博推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反應(十五)

江紹原

最近日本的無產文壇

查士元

關於覺非君的佛典譯名

江紹原

有所懷念

某某

戀愛問題

某某

附錄

五卷以後的貢獻

記者

——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出生——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期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期第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下表。第九期以前會定十期，如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十六册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局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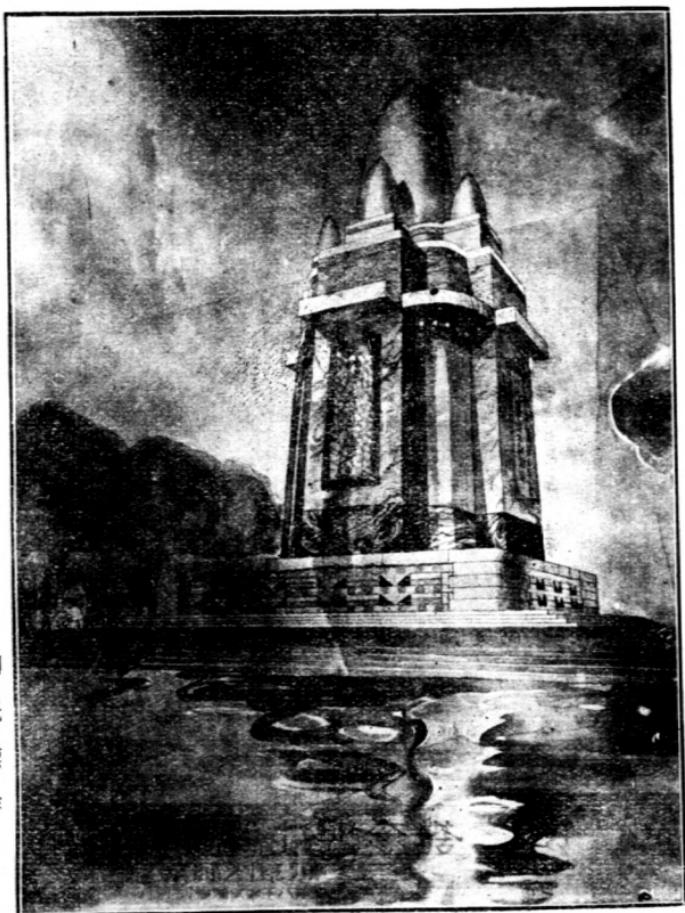
本代

埠派

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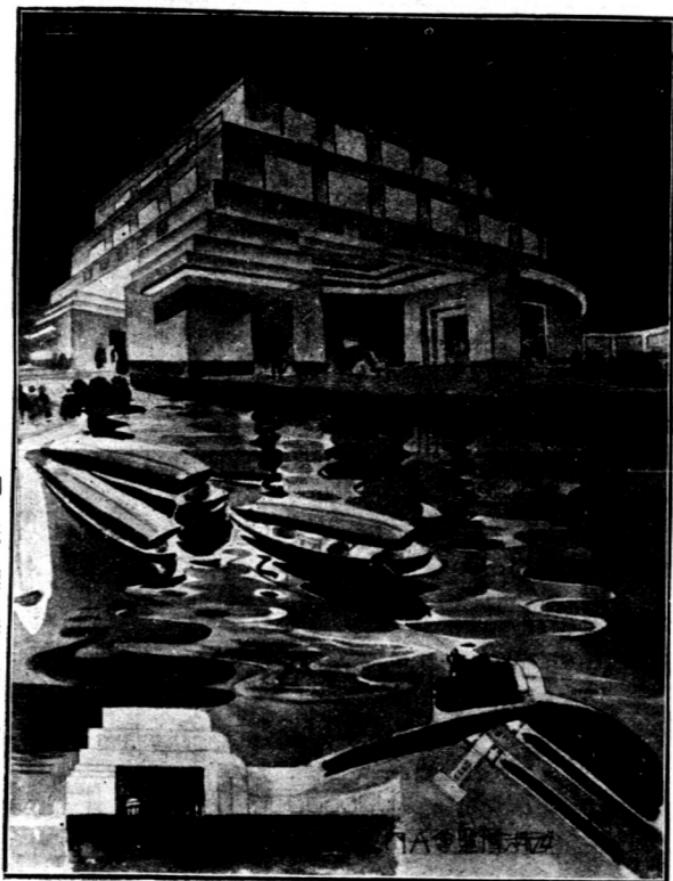
- 開明書店 泰東圖書局
- (代兼定) 亞東圖書局
- 新月書店 春野書店
- (代兼定) 協謀圖書公司
- 光華書局 金屋書店
- 華南書局 友友圖書印刷公司
- 現代書局 愛文書局

北伐陣亡將士紀念塔（西湖）



劉既漂作

西湖博覽會大門夜景



劉既漂李宗侃作

初次和貧苦晤面

翁得失

翁得失 (Sierd Unger) 是一九二八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獲得者。她雖然自一九〇八起，由她的第二篇長篇創作「幸福之年」(L'Age heureux) 卽已享有盛名，可是在我這樣淺見的人，還沒有在國內出版物上讀到她的作品。這也不能單怪中國人，就是法國，也只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號的「文學新聞」週報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上登過她的一篇「個女孩兒」(The enfant)，不多久以前，才有人講了她的「幸福之年」由「Kra」出版。這是第三次在巴黎出現的翻譯了，也是登在「文學新聞」上，並且是一篇於她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獎金後特別介紹的。

翁得失是一位具有天才的古物學家的女兒，於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生於奧斯羅 (Oslo, 原名 Christiania)，幼年就任本地受教育。到了成年卽起首在各機關的辦事處當職員，很是清寒。自二十六歲上發表的「幸福之年」有了成功，才專心致力於文學的創作。

我們對於一九二八年的文學獎金頒給翁得失，也和一九二七年的頒給柏格森 (Henri Bergson) 一樣，一點也不發生驚奇。因爲三年前就有人在那威的作家中提到了她的名，認爲是可以當諾貝爾獎金的候補人的。在一九二五年萬德 (Victor Yrde) 曾說：「斯堪的那維亞的學院對於那威小說家翁得失不久總要給她一種榮耀的。」

下面一段論她的文章，也是從萬德的介紹中摘譯下來的：

「翁得失是第一位供獻她的全生命於婦女之研究的作家。已往既沒有過一個有才具的作家——到現在還是沒有，由婦女的觀察上寫出一些含有動人的美的，一種偉大的靈魂的真實的，一點心理的至纖細的之篇頁，但是這班作家却又是只以婦女爲研究的目標。在翁得失的作品中，可不是這樣。她不是用過客或愛好者探奇的態度來研究這個問題的，她是以自己本人爲研究的對象，深入地分析一種使女人內心煩憂的而不可見的痛苦之原因。」

「德國一位哲學家槐甯格 (Oto Weininger) 不相信女人也會寫盧梭的『懺悔錄』或史德林堡的『女僕的兒子』一樣的東西，『因為，她們如若寫這種東西之可能的時候，她們就不再是女人，却變成一個堂堂的男子了。』」

「然而，已經在這位憎惡女人的槐甯格逝世之前，就有一位那威的年青的女人，寫了一種作品，正是婦女的懺悔，不是一個婦女的，却是婦女的全體的，而且這些懺悔的真實成分更多，並沒有盧梭的無益的虛張和史德林堡的齒牙相擊的聲響。就在這件事上即可以顯出翁得失作品重大的價值了：對於我們，她是婦女的通譯，這種婦女是我們徒然探尋，而在文學中和在實際上所得的總是變動不居，她們的多感的生活在我們看來有時是這樣地難於捉摸，有時是這樣的空虛：所有這些為一個名為婦女的人所具有的特質，在翁得失的作品中，變成一件很簡單的，真實的，易於了解的，可以知感觸的事物。」

她的著作有馬地奧利 (Marthe Oulie) — 一九〇七，幸福之年 (L'Age heureux) — 一九〇八，雪尼 (Jenny) — 一九一一，可憐的物件們 (Pauvres Êtres) — 一九一二，新春 (Le Printemps) — 一九一四，醉心鏡的光輝 (L'Éclat du Miroir enchanté) — 一九一七，聖智的處女們 (Les Vierges Sages) — 一九一八，春日的雲 (Nuages Printaniers) — 一九二一，上面這些作品，可說是屬於第一類，還有第二類就是她的三部大著作，總名叫做克禮絲頂拉萬斯達特 (Christine Ivanstatter) 的，細目為維加利若和維底士的行實 (La Légende de Viga-Jot et Vigdis) — 一九〇九，亞爾圖王和圓桌騎士的行實 (La Légende du roi Arthur et des Chevaliers de la Table Ronde) — 一九一五，聖哈華德的行實 (La Légende de Saint-Havard) — 一九二〇。

譯者先翻這篇短小的重要作品，作一個介紹。隨後如不為外意的事情所阻或者能把那本『幸福之年』遂譯出來，以求教於國人。

譯者識。

我記不起人家趁着那一年的生日給了我一個洋团团「格爾答」。可是說那正是在第一學年之前而為我母親初次教我認ABC和做針黹的時期之稍後，却是毫沒有錯。這所謂針黹本是小女孩所不願意知道的；我在七歲時即已學會。

然而我回憶得出那天早晨。家人不是這個理由就是那個理由，禁止我一連幾天不能外出，因為我在先晚發見了赤楊的嫩芽自己開了。

那時我們住在里德沙賢街上。只有街的一旁有房子，是一些帶有花園的小幢。街的另一旁，展開着一片高低不平的荒地。然而這是一片多麼優美的地段啊！上面的一部分，有的已經長成的男孩們蹴着足球——再遠一點，在小小的石子堆上建築了一些小屋，而且，在旁邊，我們濯足於穢氣薰蒸的污水的小池內。最低處，正接近司令官的草場，有一叢蕁蕁樹的密林，林內生着若干怪難看的覆盆子樹。自聖約翰節起我們就冒着太陽從不有一日的間斷跑去尋那還是生綠的覆盆子。採了覆盆子後，我們在司令官的花園內眺望一眺望。怎的一個小孩也沒有，至若我們呢，從沒有進去過。可是園內有蘋果梨子以及櫻桃大黃等菓樹，有成疊的胡蘿菔，積山的大蘿菔。多麼廣敞而又滿

藏着菓實的園子啊——我們由那上面起頭談了許多最奇怪的故事。

有一次一匹馬被繫在草場的木樑上。還有幾回，母牛們也在那裏散着步。我們很穩重地不和這些奇異的畜生接近，大家一同唱着：

小牛母，小牛母，

當心獵人來捕！

不，不，沒有人來的，

媽媽很是留意！

我們內面幾個年紀稍長的說是曾經有一羣豬留在那裏許多天。然而我們一點也不相信并且再也不指望有一天會給我們親眼看見這種奇事。因為我們同伴中就很有不少的人有生以來沒看過一隻活的豬——我們都是城居的小孩，最小的幾個，直到現在，還不知道鄉村是什麼。可是我們天天在草場上玩着，叫喚母牛，呼吸那些畜類散佈着的乳香的涼爽的氣息，幻想這渺茫的世界，就是由禮拜堂的大路之一邊開始的，遠遠的那裏，人家不許我們獨自去散步——那裏有糧倉，有堆室，有厩舍，有成羣的馬匹，有牛又有豬，是的，以至于羊！

那是五月的一個美麗而晴亮的早晨，人家給了我一輛

洋团团的車和洋团团「格爾答」。我穿的一件潔白的袍子，那是我還沒有時間弄髒的。我推了震動不停的小車走上了街道。這街道也和奧斯羅所有的街道一樣，只有一旁有房屋，樣子怪難看的。車子在小的大的石面輪看，留下一道轍跡輾入泥裏；滯水的小池反射出青白的春日天色，有彩雲在上面浮遊。所有的花園，赤楊的枝條被着新舒的葉片，這些葉片多麼幼嫩而且多麼纖小，牠們的顏色，差不多還帶有蠟的微黃。可是一到街市的極端，司令官的花園由那綠色的圍牆顯示出來。枝葉桠枝，彷彿一個森林。太陽把牠的棱光投在一切之上：街市的小水池的表面，草場的金紐花的梢頭，透過整千整萬的因樹液上升而露出微白的樹葉，閃起光輝。

這時，我撞見了兩位女友。她們告訴我，草場上放牧着一匹馬，而且這馬先晚生過一個小駒。我本是有意將我的小車和洋团給她們看的，可是三個人都忘記了。我們同向草場前進。啊，她們說的真不錯，真的一點也不錯。這條街上的小孩子全到齊了，彼此談論些什麼奇跡。我們很驚奇地看着這匹小駒支了兩對瘦得可怕的大腿，拖了一條扭轉的短尾——牠的母親是黑的，所以顯得格外光亮。當牠把頭放在牠母親的懷內覓奶時，我們逼身暖和了，而

且幾乎很怕和大自然這樣地接近。

我們的女僕來叫我們去吃午點——就在這刻我隱見洋团車空了，不見了「格爾答」。大家到處都找遍了。質問過所有的孩童們，走完了所有的人家。米里和馬那是兩個年長而又能幹的女孩，她們願意去叫警察。可是沒有得到允許。于是她倆自己當起警察來了，女僕做了幫手。她們很嚴厲地質問一個平日品行不怎樣好的妮娜，急的她發出尖利的叫喊。她的母親撞上了，恐嚇着說要去見米里，馬耶以及我們三人的父母，說明我們所做的一切——終究，這些都毫無結果。「格爾答」是再也尋不到了。

我不免流了幾點眼淚，可是我沒把事情當成悲劇。我之得有這洋团团不過幾小時而已，而又還未把牠放在我的心中。加之，牠沒有真的頭髮，只是在瓷質的腦袋上塗了些。衣服是我的母親用粗的棉布縫的，——然而雜有花朵，鑲着圍邊，束以絲帶，白得可愛！當那小車在我身邊的時候，我把我的最美麗的長眠的洋团安排在內面，唉，因牠缺少頭髮和手足，人人都取笑牠。

如若不是有下面一段我預備給你們講述的故事發生，我不消說把洋团团「格爾答」忘記了許久了。

幾個月以來，我們的女僕引我到巴克比。我記不起

我們去那裏做什麼事的，也許是爲拜訪些朋友的罷。總之我們到了一個只有一層樓的木屋，那是緊緊地夾在一些差不多是新的却又快要頹傾的屋宇之間。木屋隨後被拆去了，我再也找不到。假如還存在的話，我相信定能很容易把牠尋了出來。牠油的棕色，可是微帶淺灰。還有因工作不遇到，油乾後所發生的泡皮，當女僕到雜貨店去買點心的時候，我就刺破牠們來開心。樓下有兩個店鋪：一個是我所說的雜貨店，一個是一個小小的補鞋處。我們要從那裏經過，才得進來。

補鞋匠，坐在一只獨腳凳上，圍着一條大的藍工裙。他的臉色灰黃如同肉麵，表現一種壞的脾氣。女僕和他寒暄了幾句後，我們就走進了旁邊的一進房子。空氣是不怎麼好，而且簡直可以說是壞極了。這樣的房子，我覺得非常之新奇。放着兩張我從沒有看見過的床——紅油的。薦褥和枕墊之屬雜亂無章，堆積得這樣的高，我真不知這班人晚上如何爬到上面去睡。一張布單，代替了掩氈，蓋了床面。一段玫瑰色的透明紗布飾在玻璃的四圍，一對好似銀質的土瓶放在一張抽屜之上。

幾分鐘後，一個女人走了進來。她胸前抱着一個嬰孩。我記得清清楚楚地。她差不多一個牙齒都沒有，臉色

很黃，然而一雙手腕和一對乳峯却在了一件工衣之下顯出一種瑩白的色澤，這上面還有一條條的青色的脈紋，好似皮下的黑線。

海崙，我的女僕，和她在談話，突然對她說：

——好的！蘇維格身體怎樣呢？

我記不起那補鞋匠的妻怎樣答覆，不過我記得海崙告訴我她說她有一個小女孩子，年紀和我相等。她又問我願不願意會見她同她談談。依從地，我起身走向蘇維格那裏去。

她是睡在廚房。這間空氣不宜于呼吸的室內，使我感到潮濕和不舒服。一個臉色青白的女孩子，頭髮是金黃色，睡在一張靠牆角放着的床上。她着的是一件玫瑰色的睡衣。

我問她的名字和年紀——我雖然已經知道，她叫做蘇維格，年紀和我相等——但是我說什麼好呢？反之，她也不問我的名字，這使我很驚異。

——你病的利害嗎？我說。

——是呀。我腰間發毒，我，她說，不免有點傲容。

人家帶我去過兩次醫院行過兩次手術，你想想。

——不可能的事，我說。那不很痛嗎？

蘇維格不再答話。我也尋不什麼和她說。

我的腳在椅下交換了一下位置，我的草帽上的樹膠帶也給汗透濕了。重濁而污穢的空氣使我快要作嘔——鞋皮和鞋膠相合的氣味，工作房的門是開着的，所以再和女人預備的咖啡的氣味混雜起來，她是抱了嬰兒一邊喂奶，一邊來往在廚房內走着的。這令人把晚上睡的時候，窗戶總是關閉的，大家緊在一起的情形想起來。我還另外想起蘇維格去過兩次醫院，受過兩次手術，所以更覺得空氣不潔。我的喉頭緊縮了——我很憂愁，連自己也不知道爲的什麼原故。

到底不能這樣長久啞默下去，於是我開口問她：

——天天這樣睡在床上你不悶嗎？

蘇維格不及答覆我的問題。然後她把什麼東西拿了出來，那本是掩在枕頭下面的。

——爸爸給了我這個，她說。這是一個小的採集植物標本的箱子，油的綠色，有一條背帶。媽媽給了我這個。

這是個洋团团。這洋团团的頭是交質的，上面塗了金黃色的頭髮，雖然已經很穢濁了，我一看見牠的白色而有花的和絲質的束帶的衣裳，就認識了是「格爾答」。

我紅了臉，眼淚已奪眶而出。我那時的感想是我是一

個不義的從犯，我不敢提起我的眼睛說一句言語。

那個女人正在這時走了進來，並且看見我漲紅了臉。她隨即將洋团团取了放在一邊。

——不要拿這樣東西給富家的女孩看，她說後，同時故作笑容。你有洋团团在你家裏，定然另外地好看，我想……

我把眼睛提起了一分鐘。她的視線在室內亂射，嘴唇很奇怪地縮在沒有牙齒的口的周圍。隨後她用一種另樣的聲音，親蜜而嚴肅的聲音說，這種聲音使我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恐怖和厭惡。

——不消說得，你另外有更好看的洋团团。可是蘇維格，窮人兒，覺得她的也好看，她那個，——我用了兩個古朗才在荷爾曼店內買到的，這是從直說……

那女人在繼續地敘述她怎樣購得洋团团。我覺得她的眼睛不時望着我的俯傾的腦袋。

我記得她隨後請我在房內喝咖啡。再也沒有理由拒絕她，對她說母親禁止我喝咖啡。我喝乾了一杯咖啡，吃了兩件粗的點心，那是海崙在雜貨店買的。那女人那麼地殷勤，我真不好意思不遵從。

我在回來的路上大哭起來。我總不肯說出原因。海崙

說我不要和蘇維格一樣終日不能離床，應該歡喜。她說，去看看別的女孩兒怎樣活着，是很好不過的事。我哭的越利害起來。那時，她怕了，答應給糖食我，禁止我告訴媽媽說她帶我到過巴克比。

一邊走路，一邊想着我為蘇維格可做的事來安慰自己。我去看她使她開心；總之，我將細細考慮這許多事。等到想及當她的一個慈善者時，漸漸心上平靜下來，脾氣也逐次恢復了。

可是我一點也沒有做到我曾經計劃過的！第一我自己就沒有接濟人家的財富。次之，母親也知道了實情，因為當她我作晚禱時，我從新在床上哭了。然而我始終沒有告訴任何人以洋困困的事。海峯受了一次痛罵，我再也不能去看蘇維格，她住在巴克比，患着傳染病。

就算沒有大人的強力的阻止，好似我也永難實現我的好計劃。

這是我第一次和窮苦晤面。幾年以後，那時，母親有一天對我說我們自己也變成很貧苦的了。到這刻，我記起了那使我麻木的憂傷的感情，想着了那灼熱的童年的雙額。難道我們真的罰定了這樣地活在瘟疫的霧氣中，彎腰

曲背立在人們之前，用了畏懼的眼光望着他們，用了謙遜的和諂媚的聲音和他們談話嗎？……

我長成大女孩了，而且變為婦人了。我把生活的意義認識得更加清楚。貧苦也愈形在我眼前顯出牠的眞像。

可是這可惡的貧苦，我曾經用兒童的透視的本能看過了——卑屈威臨着貧苦——那一天當我看見巴克比的那補鞋匠的妻隱藏了洋困困「格爾答」之時，我發見了一個犯罪的靈魂。

Victor Vinda 譯爲法文
補 拙 轉譯如上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巴黎

「美育」出版了

本報由李金髮先生獨力所創辦爲吾國唯一討論藝術之刊物內容有圖畫雕刻建築舞蹈體態美術等銅版百餘幅文字有美學名家作品介紹小說詩等十八九均出自李先生之手字粒全用做宋體印刷精美欲知新藝術及李先生之思想者不可不讀第一二期已出版商務印書館發行

著作家的亨利柏格森

狄博推

瑞典的學術院把今年的文學獎金給了翁得失，同時又把去年的給了柏格森。

柏格森 (Henri Bergson) 本不是一個純粹的文學家，而是當今一個大哲人；只因諾貝爾獎金共分四種，沒有哲學一門，所以把文學的頒給了他。

他在中國的學術界，因為張東蓀君的努力，是一個很耳熟的人物。中國人所認知的當代學問家，要算羅素，杜威，杜里舒等，然而這班人都到過中國，他却雖然沒有到過東方，而能同樣得着中國人的景仰。

他的幾部重要的著作，差不多可以說完全由張君譯出。在下對於哲學是門外漢，所以關於這偉大的思想家的哲學不敢妄談。僅僅想就着這個機會介紹一篇說明他在文學方面的地位的評論。

這篇文章是法國當今一位大批評家狄博推 (Albert Thibaudet) 因柏格森得獎後爲「公平」週報 (Candidat) 所寫的。狄博推在批評界中，可說是二十世紀法國的聖特白夫 (Sainte Beuve) 和泰納 (Taine)，在今日的青年心目中很有權威。他的思想很是深入，文筆尤其老練：這是他享盛名的由來。

譯者識

柏格森君是今日的，或錯誤或合理(據我看是合理)，

地球上一個最著名的哲學家。當他刊行了他的創造進化

論 (L' Evolution créatrice) 一書之時，美人威廉詹姆

士 (William James) 是第一個這樣稱贊他的，他寫信給柏

格森說：「前進啊，你如指揮，我如兵卒！」自一千九百

零七年以來，這只軍的壁壘更加森嚴，所向摧潰。牠也不

知道何謂名錄的混亂，也不知道何謂補充的混亂。

人們以爲諾貝爾獎金之頒給柏格森君，是爲着他的哲

學上的成就；如若這樣想，那就錯了。諾貝爾獎金不是送

給哲學家的柏格森君，理由是因爲沒有哲學的諾貝爾獎

金，也沒有數學的諾貝爾獎金。有一個和平的獎金是奧斯

羅 (Oslo) 的 "Storting" (即是下議院) 頒發的。另有四個獎金，那是物理的，化學的，醫學的和文學的，是由瑞典學院 (L'Académie suédoise) 在斯托克荷姆 (Stockholm) 頒發的，這學院是依照法蘭西學院的辦法於一十八世紀建立的一個十七個院員的文學組織。諾貝爾的建立條款，正規定文學獎金只有頒給純粹的文學作品。

這樣講來，則柏格森之所以獲得諾貝爾獎金的原因，乃為文學上的造就了。他的情形在某種條件之下，好似第一次得瑞典學院諾貝爾獎金的孟森 (Mommsen) 一樣，其得獎不在他博深的研究，而在他的幼年所寫的一篇未再在後來努力的範圍內繼續得有地位的作品，那一篇「羅馬共和國和國的歷史」(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充滿了生命和色彩，刊出來而毫末加以任何註釋，如同我們的一本羅曼斯的傳記。

然則今日著作家的亨利柏格森以哲學為專業而能得文學的獎金，法國的一班文學界的代表和保護者并不起來說一句話，表示一種驚奇和不满，又有什麼原因在呢？

柏格森君的哲學的特創是在我們要討論的範圍以外。因為我既然也和瑞典學院一樣，把純粹的哲學放在一邊，

不加論列，所以這點當然不能算做原因，但是什麼是著作家的柏格森君的特創呢？我毫不說他沒有。我只有說（而且這全然不是同一回事）他的特創要較他所能有的為少。

一位著作家（如同一位畫家）必有他的特有的（或特創的）作風，一個有學問的人只要隨便讀一頁某人的著作，就能回答出「這是誰人作的？」那個問題來。有人可以把布爾雪 (Bourget) 從他的作品的第幾頁就聽了出來。（真的一）都德 (Alphonse Daudet) 的一篇論文，佛累黎 (Paul Valéry) (法國當今大詩人，梁宗岱君近曾譯其詩集 "Charmes" 中之一首名「水仙」者為中文，聞行將由文學研究會出版——譯者) 的一闕或一句，都可以分別出來。當着一位耳朵很警敏的人念一頁泰納的東西，只要到第四句上，那人就會不為所欺而且說：「這是泰納的！」同樣波虛候 (Bogart) 的，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的，夏多布里痕 (Chateaubriand) 的，巴爾札克 (Balzac) 的，余歌 (Hugo) 即譯俄或譯許俄（譯者）的，都可以不看著者的姓名，單從聽人念讀的時候，就曉得是誰人的了。柏格森君的也有這種成功的證據表現出來麼？

在答覆這個問題之前（我可以預先告訴你們，那將是

負號)請你們注意上面這些名字的選擇，是有計劃的。你們在內邊沒有看見有服爾泰 (Voltaire) 的名字。有許多作家，是可以和服爾泰有同等價值的，却是找不出一個比服爾泰更高超的人。而且，服爾泰不是可以和波虛候或聖西門 (Saint-simon) 一樣從念讀的時候辨別出來呢？我不說他的史詩和悲劇的詩的篇章，那是全和同世紀的所有作家一樣，暫把牠們放在一邊。我要說的是他的散文。他的散文是完美不過的了。但是可有容易認識出來的地方麼？服爾泰寫的文字比任何人都好。可是當我們讀一頁服爾泰的東西，與其說是用一種服爾泰特有的腔調，不如用讀任何人 (tout le monde) 的作品的腔調來讀之為愈。然而這却是他的被人讚美處。

他的美譽，和他的新聞家的地位。我說過人家讀都德的論文的第一頁就可以分辨出來，都德是一個好的新聞家。可是班維爾 (Bainville) 也是一個好的新聞家。你也可以把班維爾的作品如同分辨都德的一樣分辨出來嗎？不能的！這就是說，否則有兩種着衣的方法：一種的界線是，請看巴爾比多雷維里 (Barbey d'Aurevilly)，可以從他的紅絲，他的綿絨，他的邊緣上分辨出來；另外一種的界線是重新認識布呂梅兒 (Brunmel)，他除了不是經過了玻

璃紙之後不再穿新衣服，使牠和所有的人的衣服更像。

現在我們由新聞家回到哲學家，或者不如說由新聞家的作風回到哲學家的作風來罷。有的哲學家無所謂作風，如同曼納德壁蘭 (Maine de Biran) 和爾累奴維耳 (Renouvier) 一樣應忍受或使人忍受來讀他們的作品。有的哲學家有一種富於色彩的而容易分辨的作風，如柏拉圖 (Platon) 培根 (Bacon) 叔本華 (Schopenhauer) 泰納諸人是。有的哲學家有一種特別的作風，如孔德 (Auguste Comte) 是。這是巴爾比的一面。次之有的哲學家，用了任何人的作風，寫的和任何人的一樣，只要把思想時的難于形容的意想用最明瞭的句子敘述出來，如狄卡特 (Descartes) 馬爾白朗詩 (Malebranche) 裴地雅克 (Condillac) 柏格森等是。這是布呂梅兒的一面。

假如有人分得出狄卡特的句子，那一定是因為牠的內容和應用陳語兩點，並不是文字本身的腔頭。馬爾白朗詩的，裴地雅克的，柏格森的，都是一樣，其特別點是非個性的。費慮朗 (Renelon) 也和他們的性質相似，是可以歸為一類的。

柏格森君在他的著作中討論到的問題是這樣的精粹這樣的深入，除了「笑」(Le Rire)・精神之力(L'Énergie Spirituelle)和一本薄薄的哲學的直覺(L'Intuition Philosophique)之外，其餘都必需保留給有哲學家資格的人去讀。或者哲學家們，單獨他們，讀到此地，看見說柏格森君之得諾貝爾獎金是另有成就，不會詫異而發氣罷。你以為柏格森不是一個大新聞家，却是一個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著述家(Publiciste)不過這是以性質而言，並不是以地位而論。柏格森君的意想不是一種光明——一點都不是——因為現實不是光明，光明只有于上帝之後在時之順序中而來，而哲學就是上帝之一部分。講到柏格森君的作風，基約安君(René Gillouin)說的好：「就是光明的本身！」

瑞典學院之推崇柏格森君的價值，有如斐德力第二(Frédéric II)之推崇著作家的服爾泰的價值一樣。牠不在特創的哲學之上加以榮冠(因為院章禁止)。而着重他在哲學上用了一種明晰而正確的言語。

加之，在柏格森君那時，即是現在還是一樣，有一個作風的物質方面的明晰和正確的養成所(Conservatoire

de la clarté et de la précision)：那就是高等師範學校(L'École Supérieure Normale)在反對方面又有一個創意和色彩的試驗室(Le Laboratoire de Color et d'Ornement) (這個在二十世紀或者已變了)。高等師範學校慶祝泰納的百年紀念，是很對的。然而泰納，雖是高等師範的唯一爐色者(Coloriste)，可是不免有點鴨在雞埕。至于柏格森，可以和亞波(About)及巴拉多(Paradol)(我又繼續拿着新聞家來作比較了)超過着這點，而為一個高等師範學校特質的最大限度，即是說法蘭西精神的最大限度的表現者。瑞典學院為十八世紀朱斯達夫第三(Garave III)受服爾泰的暗示建立的，應當向這個可敬仰的演講的和展覽的機關表示以同情和謝意。

一九二八，十一，二二日補拙譯于巴黎

<p>新月第十期要目</p> <p>中國移民之趨勢 濃得化不開 米格兒(小說) 歐洲近代哲學概觀 韋菲君(四幕劇)</p>		<p>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美國未行考試制以前之 史治 書報春秋 零星 海外出版界</p>	
吳景超	徐志摩	胡適	彭基相
徐志摩	徐志摩	徐志摩	徐志摩
潘光旦譯	羅隆基	陳淑等	葉公超等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反應 (十五)

江紹原

——小品三三八至三四四，又補遺四條——

日來收到以下的刊物：

(1) 新醫與社會彙刊第一集一冊，上海醫師公會編輯，總發行所在該埠愛文義路一九九五號，寄售處為商務書館與世界書局，價一元五角。這本五百餘面的集子中，很有些於一般讀者有益的長篇文章，隨便舉幾個例：常識類中汪企張的「醫林正俗譚」，衛生類宋國賓的「育嬰常識」，病症類中余雲岫的「六氣論」和「夾陰傷寒辨」，雜錄類中龐京周的「臨症瑣言」。但它有一個缺點，而且是個很大的缺點，這缺點不是旁的，只是不曾請名流學者部長委員們題字或者做序耳。

(2) 丙寅醫學週刊二週年紀念特刊十冊，北平石駱馬大街二十八號丙寅醫學社編輯發行，價二角。這雖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却有幾篇人人要看不無處去看的文章：朱李青的「現代醫學之由來」，方肇的

「日本醫學發達史譚」，李振翩的「野口英世——日本十大偉人之一」，以及其他。

(3) 李振翩先生自北平寄來的近人張蘊忠「中西醫學融化論」(自天津大公報剪下)。

(4) 招勉之先生自洛陽寄來的「新舊本九龍蟲藥書集」(鞏縣張南陔錄)一冊。

(5) 上海嚶嚶書屋贈衛生導報第一號一份(通信處：杭州平海路三十一號)。

(6) 江西贛州嶺北醫院張渭賢醫生贈中華衛生公會舊刊物數頁。

(三三八)再譚瘧疾的起因

王以仁辯護中醫的瘧疾起因論的話，我已引在小品三三一裏面。近來我又看到一些文字，也是他和他的同調所不應不細心考慮一下的，故寫這條小品。

(1) 合信氏內科新說 (咸豐八年序) 「瘧證論」：凡瘧證之原，每因腐草敗禾毒氣，風吹傳染於人，所以秋收之期，此證最多，夜晚尤易感受。……〔治法〕汗止，用布巾拭乾，換易潔淨衣被安臥，內服鷄納五六釐，過二時後，更服二三釐，日二三三次；或金鷄納末，每服一二錢，每次汗退後服之，可免反復；或用信石酒，同黃連水，蘇木水，日服三四次。更服微利藥不令便秘，居通風之屋，勿居濕地，勿夜行，因腐濕之氣夜更甚也。(錦章書局本頁十七)

(2) 合信氏西醫略論 (咸豐七年序) 「瘧證」條：病原或由內發，或由外感，內發是病後身虛所致，外感是日蒸煙瘴所致。凡腐草落葉，禾稿敗木，日蒸兩瀝，腐濕之氣傷人，皆能致瘧。故場圃納稼之候，農民瘧證尤多，為此故也。治法……用煖水服鷄哪二釐，日服兩次，三日共服十二釐，甚效。(鷄哪係金鷄哪之精藥，治瘧第一良藥。) 又方，法製信石酒，每服錢許，先瘧時服。

(3) 英國虎伯撰內科理法 (舒高第口譯，趙元益筆述，年月不詳) 後編卷三「瘧疾」內：

發明：由濕草地毒氣而生發熱病，有寒熱而整齊，病退之時，身體全愈。

病原：一向病之病原，身虛，飲酒過度，冷濕。中年男子，前時曾患此病，激發之病原，濕草地之毒，腐爛草木發出之毒氣，數種地土所有之濕氣，此似無腐爛植物之變化，若夜間遇此毒氣，更為危險。

治法：在病退時，有數種藥品，經多人考驗而知其能治寒熱者，須用之。此藥中，鷄哪與砒霜，為最有力者。

(4) 汪企張醫林正俗譚第十二條：瘧古謂瘴毒，或為寒濕內蘊。歐西舊亦誤認為毒氣，故以麻拉里亞名，麻拉里亞者，意大利語，譯為惡氣。是東西知見，如出一轍。(見新醫與社會彙刊第一集三五九面。)

王君只知力爭中醫的「風暑」「暑濕」致瘧說較西醫之微菌病原說更為探本之論，而不知西洋從前本將地土及腐爛草木所發出的濕氣，或「惡氣」，認為此證的病原。西洋雖有那些舊說而不能阻止新說之發生又新說一出而舊說遂不得不退避者，無他，臆說終不能敵有憑之論故也。病菌說

出而西洋舊有之濕氣說惡氣說與此土相傳之風暑說瘧氣說皆無立足餘地矣。

王君又云「中醫扼定暑濕，也會將瘧疾治好」，言外似以爲此即瘧疾起於暑濕之確證。孰不知（1）西洋舊醫扼定濕氣或毒氣之說，投以金雞納，也能將瘧疾治好；（2）甚至於現在的中醫，一方面力主風暑致瘧之說，一方面投病者以金雞納，也會將瘧疾治好；而且（3）今日主張病菌說之西醫，當他們遇着此病而治以金雞納時，其奏效亦無不同。金雞納之爲治瘧良藥，是從經驗得來的，與濕氣說或暑濕說初無涉，故我們不能摹金雞納治瘧之功效來證明瘧疾是濕氣或暑濕爲祟。中醫苟有治瘧良藥，必也是從經驗得來的，與暑濕說本無涉，故此等藥之效力也不足以保證暑濕致瘧說。有效藥的發見，許在病因發見之前；然真病因發見以後，恐不特可根據之以發明新藥，抑且可得到舊藥所以能奏效的真原因。中醫而苟有治瘧之良方，宜設法確定其奏效者果係何藥及其所以奏效之故何在。不此之圖，而妄想拒絕新的病原學，保存舊的暑濕說，則西洋人亦可藉口於金雞納以保存草木濕氣致瘧說矣，世之野蠻民族及不進步民族亦可以其相傳的效藥良方爲口實以保存其宗教的或玄學的病因論矣。F. G. Crookshank 博士提醒我

們過：同一草麻子油，然無論你說它能“expel a demon”或“calm the vital spirits,”或“assuage the Arcturus,”或“evacuate morbid humours,”或“eliminate toxins,”或“restore endocrine balance,”或“reduce blood-pressure”,而其能奏效則一（語見他替 Cunnison 氏「醫學史」作的緒言面廿九）。中醫扼定暑濕之說，投以解暑濕之藥，便能將瘧疾治好嗎？野蠻人扼定病魔之說，投病者以驅魔之草麻子油，也未必不能治好病。然草麻子油不能證明宇宙間果有所謂病魔，同樣，中醫治瘧之驗方也不能證明瘧疾果爲暑濕所致。

中醫不肯承認病菌說者，六氣說蔽之也。然六氣說實無多大的價值，余雲岫之「六氣說」辨之甚悉。此文極重要，他日當另行介紹。十七年十二月四日寫成

巴律斯坦的亞拉伯人，相信「火眼」(Ophthalmia, "fiery eye")是無花果樹所發出的毒氣所致。然「事實是這樣的：他們在葡萄園中露天底下過夜，其目爲日出前的冷風所侵，「於是不但釀成眼炎，而且」麻拉里亞症也時常跟着流行起來，而這個時期往往適爲無花果成熟之候耳」（見 Folklore, 第三八卷二期一二二至一二三頁）。因火眼盛行於無花果成熟之時遂謂火

眼是無花果樹發出的毒氣所致，和以前的歐洲人因見『場圃納稼之候，農民瘡證尤多』遂結論瘡疾爲腐濕之氣所致者，顯然是陷於同一錯誤。 九日添寫。

(三三九)今日提倡「國術」者之自白

十月間得徐調孚先生一書，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你的反對中醫，第一萬分贊成。但弟尤有進者，覺得現在所謂『國術』，正極流行，這個東西，與『國醫』一樣，建築在非科學的玄學的中國特有的『生理學』上的。什麼丹田，太極，：等，還不是和五行等是一隻襍統裏的嗎？很希望你根據了科學，加以駁斥。弟嘗與葉兄談及，彼亦頗願 足下注意及之，或不久也當直接致函 足下也。

十一月余在上海時，葉聖陶(紹鈞)先生果以此爲言。當時我就表示個人對於所謂『國術』未嘗留過意，恐一時尚不敢妄加駁斥，但既承他們兩位雅屬，我以後當注意之，因爲『建築在非科學的玄學的中國特有的生理學上的』任何東西，都非我輩所能容忍也。

提倡國術的袞袞諸公中，有幾位是海內馳名的思想落伍者。然而其中還有一位褚民誼先生，而褚先生固儼然科

學者醫學者也。科學者而提倡國術，當然有一番理由。幸甚幸甚，褚先生已將這番理由慨然宣布了，我是從十一月十七日上海的新聞報上面看到的。該報云：——

褚民誼對提倡國術之意見

■主張科學化團體化

中委褚民誼昨由京來滬。記者謁之於其私邸。叩以中華國術協會近况。褚氏云。該會現已組織就緒。吾等當各本所長。使本會前途盡量發展。惟惡意提倡國術。當以合於體育爲目標。而使之科學化團體化。近本此意撰就一文。題爲國術與體育。記者因向索原稿。與辭而出。茲錄其原文如下。

國術與體育。在從前完全是兩事。從前一般練習國術者。以用武爲他們唯一的目的。體育兩字是不講的。什麼生理與衛生。力學與心理學。這類與國術在在有關係的科學。他們更莫明其妙了。所以練習的結果。是於身體有害。雖能快意於一時。而他們體育上無形的創傷。非常之大。並且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知道練習。不加以研究。及至有了一點工夫。就守起秘密來。不肯傳授與人。因爲守秘密的緣故。好的方法。往往失傳。不好的倒遺留下

來。所以中國拳術的派別。異常之多。彼此不相聯絡。甚至互相仇視。因此中國的國術。是無團集力的。是不進步的。試看歷史上彪炳的武士。何等衆多。現在能有幾人。這不是一個明證嗎。國術有軟工硬工之分。有種硬工。是普通人不宜學的。尤其是身體瘦弱者。勉強練習。於他的身體。非但不能裨益。並且要受創傷。更有故作如猴如虎的姿勢。奇奇怪怪的名稱。他的目的。在引人驚心動目。實在毫無價值。這種江湖露技的國術。可算國術中之最下乘。中國國術有以上種種弊病。我們不必諱言。應當設法去矯正他。但是外國體操。也未必盡善盡美。未嘗沒有流弊。外國有種體操。近於硬工。練得久了。把肌肉弄得硬。力量雖大。但身體重笨而不靈活。所以外人近來也有主張整理和改良的。我們更不能以為發展體育。體操是無上的方法。僅能體操。能事就畢。要知道中國有種柔軟拳術。乃國術中之上乘。因為這種拳術。無論何人。甚至老弱病夫。皆能練習。這種拳術。能使身體平均發達。現在我們把他科學化了。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一下。怎樣用科學方法去研究呢。就是要注重力學與心理學。講究生理與衛生。定出規律和方法。加以理論與說明。使學者先能了解所學的功用和目的。然後按步練習。使得身體平均發

達。以穩定自己的重心。能用力。能發勁。能養氣。那麼這種國術。就是科學化而合於體育的國術了。

我們很熱烈地提倡國術目的。究竟在那裏。我們既不是像亡清西太后。要用中國的拳術來抵制外國槍砲。也不是因為中國國術好到極點。光是學學。就算完事。更不是以為大家學了國術。中國馬上就可強盛。強國的法子。也沒有這樣子簡單。我們提倡國術的目的。是使一般擅長國術者。對國術的精華聚集起來。成爲一種有組織有系統有學理有方法的國術。以貢獻於世界人羣。使得於體育上佔一重要之地位。成爲一種最完美的體育。以代替體操。而爲體育之重心。至於研究的方法。先要從整理着手。將中國各種的武術。無論內外各家。南北各派。集中起來。然後分析各種派別的異同。求出他的來源。定爲系統。有了系統。然後採取各派之長。溶冶貫通之。用科學的原理。評定何者爲有益於身體。何者爲有害於生理。依深淺繁簡爲次序。以合於體育爲指導。使學者有門徑可入。有規律共守。成爲一種合於體育而純粹科學化的國術。這種國術。練習起來。當然有益於身體。有利於生理的。我們有了這種國術。不可像前人一樣守秘密。要叫他團體化。什麼叫團體化。就是要組織團體。把他普及到全國。使得全

國民衆。都能練習起來。以活動他的筋骨。強健他的體格。筋骨活動。體格強健。則精神活潑。無論勞心勞力。都常常愉快。而不致萎靡。到這時候。可以普及於全世界。就說中國的國術。是人類的福音。也未嘗不可。所以我們提倡國術。要叫他科學化團體化。目的就在這裏。倘使我們不先從整理着手。仍照老法子做去。還像從前那樣子守秘密。徒供少數人研究。那麼不獨不能發揚國術的精神。恐怕國術漸漸就要失傳了。

看了這篇議論，懷疑者應該可以釋然了。原來國術中也有於身體有益和於身體有害的兩種，然有益的未必能流傳久遠，而無益的倒許偷生於民間，故必須將種種國術家召集在一處，讓他們公開的表演起來，始能着手於矯正，分析，定系統，學術化等事。故提倡國術者，非籠統的提倡一切國術之謂也，整理國術使之成爲『有組織有系統有學理有方法』的健身術以救萎靡的中國人並救世界人羣之謂也。

我們或者用不着發急，『故作如猴如虎的姿勢』，丹田太極等『奇奇怪怪的名稱』，是逃不了目光如炬的科學家的斧削的。一種最完美的純粹科學化的 Brand new 國術在

孕育中或生產中了，旁觀者且莫大驚小怪，指手畫腳的亂批評。

(三三〇)西洋中古藥物學中之「表徵說」

啓明先生：

見您的文章『新舊醫學鬭爭與復古』，丙寅醫學社二週年紀念特刊說起西洋中古的『藥物之形色數的意義與表徵說 (Theory of Signature)』，我便很想一探其究竟。想來想去，杭州只有一部書可查：這便是大方伯圖書館所藏的一部英文醫學辭典 (An Illustrated Dictionary of Medicine, by George M. Gould, 6th. edition, 1915, Philadelphia)。走去一翻，幸不失望。此書第一三二七至二八面云：

表徵說：從植物或礦物之外表（數，形，紋）與其所或能醫治的病之相似點上着眼以發見其藥的功能之一種說數。循此則而求之，遂謂 *Eronwall* (學名 *Lithop. erum officinale*) (植物學大辭典：「紫草，名見本草經，或作苾草，又有……地血，鴉銜草等名」)，能治砂淋，*Scrophularia* (植物學辭典：「元參」之 *knotty tubers* 能治之腺腫；*Scabiosa* (山蘿蔔) 之鱗狀冠毛 (*happus*, 「夢之變形，著生於子房之頂端」)，足徵其爲癩瘋症

之特效藥，Pulmonaria 葉上有斑點，蓋以顯示其為克除肺癆之權威；岩石隙間所生之 Saxifrage (虎耳草)，必能消膀胱中之石質；Turmeric 與 Celandine 因色黃被推為黃症之妙藥，而 Liverwort 則善治肝衰；Euphrasy 上有眼形，當然能愈紅眼，Orchis 既然像翠丸，必有壯陽之功，Dockroot 色黃，故治黃疸者亦宜取用。許多植物，至今保有此說所賦予的本名，例如：

Backwort (背春草)	Bladder-herb (膀胱草)
Blood-root (血根)	Breakstone
Brusawort (傷草)	Cancerwort (瘤草)
Chalfeweed (磨傷草)	Colicweed (肚痛草)
Dropwort	Eyebright (明目草)
Felwort (疔草)	Goutweed (痛風草)
Jeandice Tree (黃疸樹)	Milkwort (乳汁草)
Nailwort (爪甲草)	Navelwort (臍草)
Neckweed (頭頸草)	Open arse
Palswort (癱瘓草)	Pestilence-wort (瘟病草)
Quinseywort (喉炎草)	Sharewort
Spleenwort (脾草)	Stichwort

Tetterberry (癬果) Throatwort (喉嚨草)
Toothwort (齒草) Urticawort (小舌草)
(以上各植物，原書中皆綴有學名。)

表徵說似非中古西洋所獨有，而且「以同治同」的原則，其應用也不限於植物和礦物。在新刊的民俗學雜誌 (Folklore, vol. XXXIII, no. 2) 上，有人記載並解釋巴列斯坦的猶太人的兩個治病法：

治黃疸法。——用水洗琥珀的項圈 (猶太婦女皆以此為飾)，以之飲病者。這又像是以同治同法 (Omnipathy) ——以黃治黃。

治哮喘法。——懸一骨於頸間。從我個人的經驗看來，是限於狼骨。但我也看見過人因狼骨難得而用豹或甚至於用狗骨。余所藏的一根狼骨，精巧的鑲着銀，並有鏈條，以備人懸在胸前。肺症或喉症，亦用之。亞拉伯人俗云艱於呼吸或哮喘者的呼吸聲，宛如狼叫也。這又是以同治同 (like to like)。(以上均見面一二三)

上面所說的「以同治同」的原則，足夠包括醫學字典中所界說的「表徵說」。「以同治同」者，因某植物礦物或動物全部或部分之形，色，數，聲，或其他特點有似於某病或

人身某器官，於是用以治某病或某器官之病之謂也。這樣的去界說它，或不至於大謬吧。

以同治同說，此刻我又以為可分為兩大種：曰，自然的與象徵的。因某物的天然形態。有似於某病或某器官故用以治某病或某器官之病時，為自然的以同治同說；若因某物的形色數之所象徵有似於某病或某器官故用之為藥時，則為象徵的以同治同說。肝色本青而肺色本白(?)，故我國之「色青入肝」「色白入肺」之藥理，為自然的以同治同說；腎色非黑，味亦不鹹，然我國強以黑與鹹配腎，故「色黑入腎」「味鹹入腎」之藥理，只能算是象徵的以同治同說。這兩種以同治同的藥學，不消說得，都是 *EGGSHWOK*，非常幼稚非常可笑的——雖則偶爾也許有猜中的時候。

十七年十一月廿九日寫完

(三四一) 無名氏培擊陰陽五行說之語

衛生學 排印本 不載著作人名及出版年月地點

共三十九面 得自杭州某舊書鋪

此書講述『列國戰時衛生事務』；但本文前的歷史緒論十二面，却大半是在取斥陰陽五行說及其在醫學上的應用。著者或許不是個學醫的人，所以他的這一部分議論頗

為廣泛，遠不及余雲岫靈素商兌中關於此點之文。姑引幾段於下，期不辜負這位無名作者的一番苦心。

五千餘年之久，而尚以陰陽五行為病理本源，於近代科學的醫學，弗稍研究，甚至有欲排斥之者，豈不重可嘆息耶！(面七)

夫易者，中國哲學之根源也，其說雖深奧玄妙，而至適用之實際，論疾病之因，辨藥物之性，則不能無疑也。(面八)

中國陰陽之說，自古迄今，相沿不易，然予不為然。夫宇宙之大，有活物死物之異，有有形無形之別，故泰西哲學家立物心二元之說以區別之。中國則不然，無論物之死活與形之有無，悉以為陰陽二氣之所化成，似失於深究真理者。(面八)

五行無風，四大無木。然四大(地，水，火，風)皆係無機物，其無木亦宜，惟五行中無風而有木，有可怪者。夫草木為有機物，此而可有，則禽獸亦無可有(後三字似為「鳥可無」之譌)。五行之理有未盡，可以知已。於此可決其為草昧之世之所尚，而非文明之世之所宜講也。今物理之學大開，宇宙間事物，無不闡幽發微，探原究極，而尚株守舊說，

以爲無比寶典，恐不免愚陋之譏。(面十一)

九月廿四夜

(三四二)宋育仁不許人推重西醫

九月十九二十兩日買到的舊書，其中有一種是殘本「星輶日記類編」(席裕琨輯)。從卷七五所錄宋育仁之「記辨西教異說」最後一節看來，明清兩朝的西洋傳教士都攻擊過我國的五行論。

明西洋人高一志「空際格致」，以氣水火風爲四大元行，駁五行兼用金木爲非，則襲佛書地水火風之說。而其推測天文，仍本五星，並未指爲地球。彼學最重天文，開宗明義，卽言神造天地，耶穌自神降生，而言天仍捨渾天遺說。高一志測天不外五星，論地分爲四行，不過中邦陳法，釋典唾餘，其學術由來，已可概見。西人好勝喜新，是其本性，且其教託天主，不合譚天反隨人後。故自湯(若望)南(懷仁)以後，智者輩出，極力推求，務變舊說，以夸飾其教爲天教，獨能知天。於是竊地員宣夜(?)家言，言地軸自轉，繞日而行，諸行星皆爲地球，各有月循環繞地球軌道，(原註：於五行外，用

遠鏡測出天王海王二星，然不能算其軌度，則亦欺人之譚)，斥渾天爲無徵。又於五行去木加風，詆經傳與佛書俱不得當。

明清兩朝西洋來華傳教者，其所言天文學雖不同(一爲 Copernican, 一爲 Copernican 天文學)，却都駁過五行論。但明之宣教師尙宗四行說，而清之宣教師則似乎連四行也不承認了。(參看小品三二一)。

其下的一段文字，又有兩個可注意之點：(1)宣教師駁過我國「心爲身主」之說；(2)宋育仁因惡其教遂不許人推重其所帶來的西洋醫學。

耶穌醫疾，是古之祝禱，至彼得保羅猶能行其術，再傳以後，其術遂失，而藉醫行教，是其授受淵源。故傳教士皆習醫科，刺死人以觀臍腑，見心爲血所出入，執以駁經傳言心爲身主之非，以神其靈魂爲主之說。然耶穌述誠，首言盡心事神，其餘說教，言心亦不一而足。……艾如略(人名)得讀中國書，見朱子釋大學格物爲窮物理，遂以其國制器分質諸藝，附會格物，合之於教，推究於造天地，以證人無所能，神無不能(原註：耶穌語)，盜取格物一言，以攻中學之理有未窮，知有未至，可謂黠

賦。中國習而不察，推重西人天文者十九，稱西醫者十五，確信格物爲制器分質者十七八，不知其用心專在爭勝而欲以其教折我，奈何操戈而授人以柄乎？

今日我國境內的西洋醫學，已經不是完全在宜教師手中了，然今日的宋育仁不許人推重西洋醫學則如故。還有：今日推重西人天文者，恐已達十之十，而稱西醫者，似仍不踰十之五。此無他，不知近代醫學與天文學同爲科學故也。

(三四三) 嘉約翰「內科闡微」二序

J. G. Keith「內科闡微」，余於杭州花市路一破書鋪中偶得之，時爲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卷首有「醫理撮要」數頁，下爲「論驗病形證據」，「論面貌」，乃至「論肚內各部位」等三十九小論，蓋一實用診斷學或云臨證要覽類之書也。

嘉約翰的自序及其漢文助手林湘東的序，茲均抄在下面。其中余認爲重要之點凡三：一辨明西醫並不是只精於外科而不精於內科；二林序有關於嘉約翰個人工作成績之語；三林序對於中西醫理的比較，所持見解，頗爲公平，

但這是我們現在的判斷，若從當時大多數士大夫的眼光看去，則林氏直「教奴」「洋奴」「媚外」者而已，何見解公平之足云。

林序：一

華人之爭羨西醫也，莫稱其不精於外科，而不知其內科尤精。蓋內科一道，未易輕言，苟非洞悉全體經絡，自腦體腦筋，及臟腑骨肉血脈逐一詳明，豈能善治。西醫所以精內科者，實從剖視而知，非徒推測而已也。夫天下事，心揣之虛，不如目擊之確，是以他人只知其略，西醫則並知其詳，他人只知其粗，西醫則尤知其精也。嘉醫生胞與爲懷，無間中外，自洋來粵，十有八年矣，歷醫各症，如砂淋，肉瘤，眼疾，崩口，蠱脹等類，固已稱其神技，衆口交推，抑知外科既神乎其神，內科尤精益求精乎。余與周旋日久，素知其念切痼疾，因即西國名醫獨標奧義者，相與譯爲內科闡微一書，今已纂成，問叙於余。余愧非三折肱者，然居恆遍覽醫書，上自歧黃仲景，下至金鑑景岳諸編，方謂醫理深而醫法善。及觀嘉醫生所述諸法，無美不搜，無微不闡，其稽覈之淵密則毫髮無遺，其調治之精妙則纖

悉畢具，直於從前名宿外，另闢法門，誠足爲醫學之津梁，作醫科之矩矱也。倘覽是書者，能潛心體認，奉爲典型，則於內科一道，確有把握，不矜測度，不涉模稜，將見按方布指，洞澈全體，衍西醫之心法，窺內科之精微，當不負嘉醫生仁濟之苦心矣。（下略）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西一八七三）孟冬上滑，莆田林湘東謹序。

嘉約翰自序：—

醫之爲道，死生寄焉，豈易言哉！不能分別病症者，不足以言醫，不能窺悉底蘊者尤不足以言醫。惟平日先將無病之人所有頭腦臟腑骨肉血脈一切形狀，考覈清楚，並將全體如何功用，洞悉胸中，然後遇症乃能辨別，若臆臆揣測，何由調治獲痊乎。蓋人苟有病，則功用必變；至於久病，則形質亦變（參看小品二七八）。非平時有實學，將臨症無定見。此西醫之於內科所爲無理不窮，無法不備，而較諸外科，尤爲精細也。（下略）

同治癸酉孟冬，美國嘉約翰識於羊城之博濟醫館。『無微不至』，『無理不窮』，『毫髮無遺』，『纖悉畢具』等語，我們以爲未免過火。它們一半是中國的修辭

學，一半是優勝者的沾沾自喜，真正科學家『知不足』的精神，我們從其中看不到。但二氏之旨，在澆滅那時中國人（廣東人）的自大狂，若因此而筆下欠小心，是可以原諒的。

（三四四）嘉約翰「花柳指迷」林序

光緒二年（西曆一八七六），美國嘉約翰將離中國，他最後給我們的一部書，名「花柳指迷」，專論硬疔，軟疔，白濁三種花柳病之作也。前面照例有一篇中國人的序，而且這次做序者仍是莆田林湘東。這在漢文醫籍中只怕是一部空前的著作，難怪林氏除了讚嘆之外，無話可說。他云：—

（上略）嘉醫士憫其（花柳病患者）痛苦，不忍棄遺，溯其致疾之由，推其流毒之自，采奇方於海外，消惡禍於人間，當南方小住之時，考西國獨精之法，殫精竭慮，勤繙譯以成書，壹志凝神，務安詳而立說……論症則極其周詳，窮原竟委，用法則極其精妙，達變通權……補岐黃所未備，獨著良規，搜盧扁所或遺，不辭互考……茲者功成告退，事畢言旋，猶復特著是篇，深留厚意……（下略）

是書初版，當係廣州博濟醫局所刊，余所見則爲一石印本，附於明人陳司成（九韶）「徽瘡祕錄」之後，十七年十一月，得自上海錦章書局。

（三二七補）再介紹余雲岫的醫學革命論文集

這部題名「余氏醫述」的論集，當它的廣告初次在社會醫報上登出之時，我曾向讀者報告過。現已全書印成，我從頭到尾讀了一遍之後，更明確的認識了其價值之重大，再爲文介紹它一下，在我是義不容辭的。

西洋醫學，已成爲世界醫學，而且它是在不斷的進展中，幾有一日千里之勢。處此學術競爭的時代，我們這文化落後的中國，早就該把它的舊醫學（和它的旁的文化原素）的價值，全盤的重新估定一下，然後定出改革發展的計劃，一一拿來實施。但這重新估定舊醫學價值之責任，應由誰擔負呢？外國醫學家和中國的醫學無甚實際的直接的關係，且不通中國文學，故他們是不能擔任此事的。在本國人中，舊醫們不但對於世界學術絕對不會做過嚴密的研究，而且對於此土固有的醫學通常也不是真已升堂入室；至於一般的智識分子，則或者是雖受過新教育而仍迷信舊醫學，或者是單信仰新醫學而於「岐黃醫術」竟不感到

若何興趣；——所以這幾種人也沒有資格來重估舊醫學的價值，將中國導引入世界醫學的道路。剩下的還有所謂「西醫」，然西醫們在過去也很少有人能夠做這件事：近代醫學的精神，方法，成績等等，他們誠然有相當的智識，然而他們對於本國舊醫學的態度，恐怕和信了基督教的普通人對於中國宗教的態度相差不遠，鄙視而已，研究整理，重估價值之事，不是他們所能的。

雖然如此，舊醫學的基本的缺陷與謬誤，許多人是知道而且是常常形諸筆墨，或互相告語的。但他們的這種評判，大抵是零零碎碎，散見於各種著作或序啓中，輪廓雖具，語焉不詳，其能夠站在近代醫學的立場上，將舊醫學各方面的理論的薄弱與技術的粗疏，一一評定，勒爲專書，以喚醒國人之迷夢者，余實未之前聞。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不幸，因爲此種文字不出，則舊醫學不足迷戀之覺悟無從廣播於一般識字者之中，賴此愚昧爲屏障，反動的醫學復古論與似是而非的中西醫學匯通論乃得到處蠢動流行，上邀執政者之嘉許與贊助，下受普通人民之讚嘆歡呼，於是世界醫學之在中國，遂始終只是西洋醫學。

但是現在好了：我們至少有了——一部書是專從近代醫學的觀點來評衡中國舊醫學的了，而且是很充實很周到的一

部。這部書便是余雲岫先生的「醫述」。余先生是多年前在日本受過科學訓練而回國後一向行醫著書的一位新醫。他習醫之初，也和旁的許多人一樣，「以為中國的醫學，是有一定研究的價值，一定有很好成績可以研究出來」，不料他「學了西醫之後，再把中國醫書翻開來讀，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來癡心妄想要發揮國粹的狂熱，竟變成一片冰心在玉壺了」（醫述卷二頁一）。少年時代要發揮國粹的幻想是破滅了，然中年受了各種刺激，仍不能不忙裏偷閑，用正眼去觀察舊的醫學（「自作『靈素商兌』而後，無日不讀我國醫籍」——醫述卷五頁一），並將觀察所得者，著為論說，以掙擊據守殘喘，日以謬說惑衆，殺人爲事的舊醫，并使後學者「知更有近情真切之道可以講求」。民國二三年已後到十四五年爲止，他的這種文字工作不會停過，現在集合起來，便成爲這部六卷百六十餘頁的論集。

有兩點是我們應替著者表出的。第一，他是用客觀的批評的態度去治舊醫學的，所以不但舊醫學裏面的曲折奧妙，他要比一般中醫還看得清楚，而且這些曲折奧妙之恍惚無憑，他也十分瞭然。他在自序中說：「不是誇口，我若掛起中醫的牌子來，恐怕可以做成上海不可多得的名中醫，說不來要做上海第一等的中醫。」無論誰若把此書

看一遍便可以知道他確不是誇口。

第二，這雖然只是一部論集而不是一個有組織有次序的專論，精神却是一貫的。尤其重要者，一個評衡舊醫學的專論中必不可缺的部分，我看這裏面差不多都有了。中醫的生理病理診斷治療藥物等學，處處脫不了陰陽五行的範圍，這陰陽五行之說，他在卷一的「靈素商兌」第二部中攻擊過了。中醫的病理治療藥物等學，又和六氣說結了不解緣，這六氣說之一無是處，他在卷四的「六氣論」中剖析給我們看了。中醫所依據的解剖生理，是粗淺觀察與無據理想的結成品，這結成品之爲一種欺人的紙老虎，他在靈素商兌三四兩部中仔細指出了。中醫診病，大部分靠切脈，然脈在人身生理上所佔的位置如何，他們始終不曾弄明白，余先生憫之，故在靈素商兌五，六，七，十各部，卷三的「答潘驥書」和卷四的「與中醫學會論脈書」裏面反覆開導我們了。中醫治病而不能識病原與病之進行，靈素商兌八九兩部詳晰言之了。時下的中醫有喜爲模糊影響之言以欺人自欺者，余先生在卷五中也不惜用「激烈」的言辭，「尖銳」的筆鋒，或精深的證據辨正之了。然古人對於疾病的認識未嘗沒有由粗漸精之處，又多數漢藥中也未始沒有確能奏效之物，這在沒有門戶之見的

余先生是也認爲重要的，故他在卷二中收入他研究舊醫結構病觀念變遷史與國產附子的三篇文章爲例證。所以不但舊醫學種種方面的缺陷已被此書摘發，而且舊醫學當作歷史和藥物學材料看時所具的待整理的價值，余先生也指出了。此書實在可以令我們看出舊醫學與近代醫學是怎樣一個比較——令我們覺悟我們唯一的出路不是閉關的醫學復古醫學自給，也不是半開門的溝通中西，而是醫學革命，質言之，整個的無條件的輸入近代的科學的醫學，聽憑這近代醫學去破壞，整理，建設。（除去上面特別指出的文章以外，「醫述」末幾卷中還有些旁的有益的文章，但這些比較是次要的，所以不多說了。）

這樣一部主張「醫學科學化」的書，委實有介紹給廣大社會的必要。科學的醫學在中國是無發展的希望的，除非我們的治國者，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都能夠澈底理解那是我們唯一的出路，而醫學復古與溝通中西醫學云云，皆爲自殺政策。但我們有很多的事實爲證，知道這種理解在現在極不易見：把「國醫」認爲正宗體系而將近代醫學至多看作一種參攷物的議論，洋洋盈耳，舊醫倡之，軍人政客黨人揚之，知識份子教育家和之，愚夫愚婦抵耳聽之，鼓掌歡迎之——一切都和十年，廿年，五十年前沒有多大的兩

樣。素人和他們辯論，未必有效，所以還是讓這位醫學專家余雲岫先生「引經據典」，「根據科學」，來開導他們吧。

全國青年尤其有一讀此書的必要——省得他們爲年長者所誤和他們將來再誤他人。每想到現在提倡國醫之輩有些是受過學校教育，學過物理化學生理學的，我們便愈加覺得應預防今日學校中的生徒傳染舊醫毒與恐新病。新近我讀過各書局出版的高中醫學常識教科書，承認其中所講的解剖生理病理公共衛生等科的大意，都是很應當灌輸給學生們的。但是我想若是在旁的文明國家，則學生們讀了這種教科書或者就已經很夠，然在舊醫學的勢力尙足以阻礙科學的醫學的發展的中國，或種特別的「免疫性」此處所謂疫，指四周圍的舊醫毒的課程是必需的。我主張醫學常識的課本應再加添兩部分教材，一部分是專從近代醫學的觀點評衡舊醫學的，一部分是略述近代醫學的由來和它在中國奮鬥的經過的。逆料此事必遭舊醫及其同情者拚命反對，但是若能不理會他們而毅然做去，則新教育與新醫學方能成爲一件事，且等於國家正式承認新醫學爲唯一醫學的表示。教育界中熱心於擁護新醫學者，大可將上述主張試驗一下。有余氏醫述一書在，不愁講演或編講義時

沒有可據的絕好的資料。其有因故一時不便試驗者，至少應在課室中提及這部書，勸生徒們自己購置，做爲課外參攷書，或以旁種方法引導他們認清這部書的意義價值。

書中的材料，我們以後在小品中將要常常引用，但凡是能掣得出兩塊錢的人還是早日買一部自己去看看爲佳。它的發行所在上海新開路鴻祥里二一三八號社會醫報館，商務中華書局聽說都寄售。

又社會醫報是個『提倡社會公共衛生，介紹世界醫學學識』的通俗週刊，余雲岫胡定安兩醫師編，每期售洋四分，訂閱半年一元，全年二元。這個刊物上面，時常有余先生的短篇文字。他還有一篇論『我國醫學革命的破壞與建設』的長文，是在該報上陸續發表。從我所看到的當中幾段而論，此文是總述他對於中國醫藥問題全問題的意見的。

十二月七日忽忽寫完

(三二四補)再論肝氣左行說之不可通

中醫張錫純(壽甫)著的『醫學衷中參西錄』，分類的藥方書也，每方後且附有一段或幾段文字，以說明病原，藥性，修治等項，著者生平用其方面而收的效驗，有時亦不憚

一而再，再而三的載明。病原及藥性的說明，屢屢參用西說，西藥及西醫的治法，書中亦時常連類論及或竟採用，因爲這些原故，著者名其書爲『醫學衷中參西錄』。唐容川的『中西醫判』，竊『匯通中西』之美名以辯護中國的解剖生理學者也，而此書的用心則在闡揚中國的病理學與治法往往出西洋之上。

余所見本(王吉民先生惠借)，共兩冊，係增訂第一三期版)，以民國九年刊行於奉天。其初版之自序，則稱宣統二年春。卷四面四八有下列一方：—

曲直湯 治肝虛腿疼左部脈微弱者

莢肉(去淨核壹兩) 知母(陸錢) 生明乳香(三錢)

生明沒藥(三錢) 當歸(三錢) 丹參(三錢)

服藥數劑後左脈仍不起者可加續斷三錢或更加生黃芪三錢以助氣分亦可覺涼者可減知母。

下爲兩個醫案，其第二案云：

安東友人劉仲友，年五十許，其左臂常覺發熱，且有痿軟之意。……愚診之，右脈和平如常，左脈微弱，較差於右脈一倍，詢其心中不覺涼熱，知其肝木之氣虛弱，不能條暢敷榮，其中所寄之相火，鬱於左臂之經絡而作熱也。遂治以曲直湯，加生黃芪八錢，佐莢

肉以壯旺肝氣，赤芍藥三錢，佐當歸丹參諸藥以流通經絡。服兩劑，左脈即見起，又服十劑全愈。

若問何以知道左脈微弱是肝虛之徵，則見張君給了我們八百餘字的說明。我們上次從「醫學雜纂」節引的「內經謂肝左脾右解」（見貢獻四卷四期），便是其文，故不必再抄。

姑且假定劉仲友的左脈旋起確是曲直湯及另二味藥所奏之功，然我們仍不能相信這便是肝氣行左之證。張君用的八味藥之中，他認為能「壯旺肝氣」者為萸肉與生黃芪。然此二藥（或其他六藥）果有該項功效否既屬不可知，則左脈旋起之是否為服藥後因肝旺而起的效果，亦殊不易言。換言之：除非張君能確知劉仲友的病愈完全是因為服了他的那個什麼湯，而且能確證萸肉黃芪（或其他幾味藥）能夠補什麼肝氣——除非他能辦到這兩點，我們終不得不疑心肝虛則左脈弱，肝旺則左脈起，故知肝氣行左云云，是不足信的話。

而且我們恐怕即使張君辦到了這兩點，肝氣行左之說仍未必能立於不敗之地，因為我們還要疑心「左脈不弱而右脈弱者服了那藥，其脈會不會立起呢？假使它能起右脈之衰，試問還怎能說肝氣行左呢？」「心脾肺腎之氣虛

弱者，其左脈是否也弱呢？假使也弱，試問還怎能說左脈弱是肝氣衰的徵候呢？」關於第二疑問，張君固然可以舉左手脈寸關尺三部和右手脈寸關尺三部各配人身一部之「脈訣」以對，然我們仍有權利追問這脈訣的根據在哪裏。

脈訣既然純粹是以意爲之的臆說，則張君之不能滿足我們是可以預料者。綜言之：除非張君辦到了上節所說的兩點之外，復能指出左脈弱只是肝氣弱而不是心或脾或腎或肺弱之表徵，和肝弱者左脈弱而右脈必不弱，或左脈先弱而右脈繼之——除非張君能成立以上諸點，肝氣行於左之說便不能成立；但張君必不能，所以我們不得不將肝氣行左云云看做欺人之譚。

十七年十二月一日

（二九五補）

杭州抱經堂第七期臨時書目（戊辰八月編印）載有這樣

一部書：

中西星要五種 梁漢倪榮桂輯 八本

（細目）西法命盤 談天諸言 天文管窺

祿命要覽 選擇當知

這與廣陽雜記所說的「星悟」，必係同性質的書。但

我去索閱時，已被上海來青開書店買走。

又上海受古書店戊辰年第二期書目頁八有「金陵溫氏刊」的「西法星命叢說，附天步真原」兩本，價四元，六折。十一月初我去索閱，不幸也被旁人先買去了。

(三二九補)

茲查得孔祥熙部長向國府提議保護的不是衍聖公而是山東孔林及各省孔廟，此提案且已於八月八日議決。林語堂先生爲此事發表了一封質問孔部長的公開信，見語絲四卷三十八期，後附原提案。

▲ 一 般 ▼

十月

建設時代的建設計劃·····	程祥榮
影像·····	陳之佛
少男少女須知·····	魏肇基
弱者·····	采
悲累阿士和梅麗桑·····	飄
歐行隨筆·····	薰
詩人·····	施少素
由上海到巴黎·····	黎烈文
一般的話·····	豈凡

十一月

十一月俄國經濟發展之前途·····	希聖
生命與時代·····	陳登元
立體派未來派抽象派·····	子愷
修斐爾德百年祭·····	子愷
讀胡適之白話文學史·····	楊次道
從生殖生活解放到女子獨裁·····	竹依
黃葉小談·····	鍾敬文
黑點·····	杜衡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最近日本的無產文壇

查士驥譯

(一)團體的分野

數年以來，日本無產藝術團體的分離和結合，有的真是很激烈的。可是最近，無產藝術團體的分野，有已各安其所而變為固定之觀。現今日本主要的無產藝術團體，有底下數個。

(A)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

(B)勞農藝術家聯盟(勞聯)

(C)全國藝術同盟(全藝)

(D)日本無產派文藝聯盟(文聯)

第一個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是由舊前衛藝術家同盟和舊日本無產藝術聯盟相合同而成功，其後更加入了舊左翼藝術同盟，舊圖爭藝術聯盟，在上述的四團體中，要算組織的最大了。其機關雜誌，在由舊「前衛」舊「無產藝術」合成的「戰棋」以外，有許多以大阪及其他為發行地的地方雜誌。

著名的聯盟員有藤森成吉，佐佐木孝丸，藏原惟人，

林房雄，片岡鉄兵，村山知義，中野重治，江馬修，田口憲一，久板榮二郎，千田是也，小野宮吉，上野壯夫，三好十郎，壺井繁治，鹿地亘，佐野碩，本莊可宗，関鑑子，四家文子等人。

勞農藝術家聯盟，則於去年十一月的分裂之際，以一向為聯盟的中堅而活動着的佐佐木，林，藏原，村山，田口，山田(現A)等為始，一舉失了大多數的舊前衛座員。可是殘留下來有青野季吉，前田河廣一郎，金子洋文，小牧近江，今野賢三等的所謂「播種人」以來的無產文壇的老前輩，其他尚有葉山嘉樹，黑島傳治，小堀甚二，里村欣三，岡下一郎，平林子，伊藤榮三，鶴田知也諸人，新近更迎入細田民樹和細田源吉而重整陣營，繼承了富有歷史和傳統的「文藝戰線」月刊，繼續發行。

全國藝術同盟和日本無產派文藝聯盟，和前述的A和B一比，則其勢力的尚有徑庭之差，是事實。全國藝術同盟，有松本淳三，村松正俊，八田元夫，金子益太郎等

人，其機關雜誌「第一戰線」，目下在休刊狀態中。日本無產派文藝聯盟，爲江口渙以及大河原浩，加藤由藏島影盟等人所據，發行有機關誌「尖銳」。

從來無產藝術團體的分離和結合，大概是以藝術理論爲中心的，但現在各團體的對立的根據，則可說是以政治的立場來規定了。

即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支持着舊勞動農民黨，勞農藝術家聯盟，是最近產生的無產大衆黨的後援，全國藝術同盟，也差不多等於日本勞農黨的黨外組織。祇有日本無產派文藝聯盟是一個例外。這團體是沒有自己所意識的政治的立場的。不過在聯盟員之中，也有很不喜這樣的團體的曖昧的人，在發起改革運動。

此外尚有日本左翼文藝家總聯合。不管它的政治的立場如何，是廣含着反資本主義的文藝團體及文藝家組織。

(二)當面的問題

關於無產文壇當面的問題可以無產主義的問題，團體與作家的關係，小資產作家的轉換問題，關於無產大衆文藝等等。其中在目下最成爲議論的焦點的，是關於無產大

衆文藝罷。我(原作者)最近會在新報上發表底下的一篇關於此問題的文章。

「最近，在無產文藝運動中，非有開拓大衆文藝的領域不可的叫喊。藏原惟人，林房雄，以及我自己等，也加入了爲提倡者的一人。一向，一說到無產文學，便以爲祇有一而無二，關於大衆的和藝術的的區別，說它是從未被考慮到過，反而或許是適切一些。

總之，以前的無產文學，不很爲大衆所閱讀，而沒有可讀之物，也是事實。到大衆去到大衆去的標語，雖常如護符一般的被使用，但不管標語的怎樣，實在的成爲無產作品的讀者的，在工人和農民之間，是少數的富於智識的要素的人，此外便是進步的智識階級了。

用個譬喻來說，這便是欲給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以同一的藝術的，從來的無產文學的錯誤。人類的文化的水平線，從全體上說起來，是十分可接近的罷。遠遙的將來的暫且不說，至少在現在，無產作家的工作的非分化爲純藝術的創作和易被大多數的大衆親善的無產大衆文藝二者不可，這便是我們的主張。」

可就是就在無產文學的陣營之中，對於這樣的提倡，也不是沒有抱反對的意見的人。若中野重治君，便是代表的

一人。他在「戰棋」的九月號上的論文中說道，

『是的，在大衆的生活中，當然有對於偵探作品的興味，也有對於珍奇作物的興味的。可是我們却不可把我們所有的二三滴的社會主義注射於祇說存在於大衆的生活中，而決非其本質的這樣的偵探的興味和對於奇怪的興味之中。（中略）靠如此東西來和大衆相結合的藝術，一會兒會被忘記光的。特意欲注射的二三滴社會主義，也會完全忘記完結的。與此相反，我們須在一切都會和農村之中，以逼真的豐富和多樣來描寫租田人的，硝皮匠的，船塢人夫的，在廚房的一隅哭泣的小姑娘的，在郵政局的窗口前以思索過日的天神之中以飢和抑壓為基調而擴大來的生活的赤露的姿狀，以及這些彼此交錯着的種種關係，然後去和大衆結合才行。』

可視為無產大衆文藝的，以前也已稍有出現了。如從前由堺利彥，宮島資本所企劃的社會講談和最近連載於舊「前衛」上的落合三郎的『山嶽黨』等便是。今日的所以有無產文藝的提倡的勃然而起，是因知道了非和最近突起的有產的大衆文藝的進出作一決戰的必要緣故。在無產運動看來，這不外是一種現實的教訓的結果，就是指教了我們此種文藝是怎樣的重要的。（譯自「文章俱樂部」十一月

號）

關於覺非君的佛典譯名

伏園兄：

今日買到貢獻四卷六期，得見覺非譯述的『希臘雕刻與東方佛像』一文。裏面有許多佛教譯名，的確不是佛典中習見者，例如面四第四節裏的「塔打加塔」舊譯「如來」，「卑納利斯」舊譯「波羅捺」，面五第三節中之「阿窩羅去打窩羅」即「觀世音」。還有面四之「摩訶波利尼波難修多經」，必為巴利文「大涅槃（或大泥洹）經」無疑——「修多」即「經」也。

說到佛學，我有一段傷心史可以奉告。當我在北京大學做特別生之時，已經歡喜研究那個玩藝兒。我曾搜羅了多種涅槃經——大小乘的都有——預備細研究其中所能發見的佛陀的 *Validation* 之程序。那時北大圖書館有個巴利文大涅槃經的英譯本，所以我先摹它和此土舊譯的幾部小乘涅槃經比較着研究，並且動手寫一篇長文或一本小書。頭幾

次的稿子我寄給建設雜誌，幸蒙他們陸續發表了。後來建設停刊，我自己也到了美國，發見還有一次稿子沒刊出，便寫信回國請他們寄還。不久得到「胡展堂」寫的一封信，中有一張面額美金百餘元（港紙二百元）的匯票，算是給我的酬費，至於稿子，則據說彷彿已經遺失了。

那時我便決定暫不續寫那篇文章，因為不但一時在國內失去了發表的地方，而且我也應該及早趁機會繼續學習梵文巴利文，這兩種古文學到了家再去研究漢文佛典，將來的成功豈不更大嗎？起初我的確這樣想，但不久心裏明白了，於是只得改變方針。

那次出國前，承程藕初先生慨允供給兩年的學費。兩年以後如何，真是一點把握沒有。請求補公費，我知道是無望的，因為我並不是什麼闊人的子弟，女婿，或小舅子。而梵文却不是容易學的——從我這個笨人看來。想到這裏，我更終於把它（梵文）丟開，以旁的東西為主要的研究科目了。

年來已把以前所學的一點梵文，忘記得精光，甚至於漢文佛書也遠不如在北大做學生時那樣常看。至於涅槃經研究，更說不到了。但「塔打加塔」之為「如來」，「阿窩羅去打窩羅」之為「觀世音」還記得很牢，所以現在見了覺非

君的文章，還敢來饒舌。

國內通梵文的人，此刻在北京至少有兩位：一為許地山，燕京大學教授也；一為陳寅恪，清華大學教授也。他們能有充足的時間學成功，爭到了專家的資格，我是非常羨慕的。

年來國內情形，聽說已經大改變了。現在輪到那種人的子女女婿小舅子出洋求學了呢？兄如知道，便中示及為禱。

「革命的敬禮！」

弟 江紹原。

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有所懷念

某某

全部人類史，據說是憑着「競爭」的力量推進的；唯其如此，可以「殘殺」在一般自命肩負人類進化責任的先生們底心意，算不上一回事而且認為必要事的。本來，「壽終正寢或內寢」與「暴屍郊野或陳屍市曹」，橫豎「生流竭盡」，也數不上若何辨別孰慘孰不慘的。但是，有人說，

「人類間的相互繫——也可說是人類的存在，是全憑着情感的」，所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類相互繫情感的關係，便如斯乎的牢嵌在人們的心間，而此人類的推進，便也如斯乎的「由猿類進化到人類的程途中停頓了，而不會再由人類進化到某類了」，一面幸而尚未把殘殺認做罪惡的事件而停止殘殺，所以不會再由人類返化到猿類。其實，殘殺者與被殘殺者，我想各個感覺都無甚所謂兇惡與痛苦；固然，故意蓄謀的殘殺者與明知將受殘殺者，在某種意識上，或許免不了有所謂惡念與痛覺，然而在施與或接受此殘殺的一剎那間，便消滅了。最難堪受的，還是接受此殘殺的互繫者，他，非待他到接受此殘殺的最後一剎那間或他的生流竭盡的最後一段程間，他的痛苦是不會消滅的，是無法消滅的。

你，在人類間確實是一個大不幸者，你會親熱地對我說過你的身世所經及一切，你自己常常說，你是人世界一個大不幸者；然而，我以為你的身世所經及一切，正是你的大幸，因為你那種身世那種所經及一切，使你能體味透這人世的真味，使你能體觀澈這人世的實觀，這是一般人竭盡機知費窮才力所企及不到的。

你，是亞當夏娃的忠僕，據你對我所說的一切是如此

的；然而，亞當夏娃給了你些什麼，你的悲哀，你的智慧，全是他倆給與你的或奪去你的。

當去年的冬天，大約是聖誕節前幾天吧，我會晤着，你會約略地說過你的他（你將嫁以為妻的），但是你決不肯道其詳盡，似乎令我難堪受的。並且，你似乎深願「似乎令我難堪受的」轉給你那將嫁以為妻的他受的。可是，我之有妻（雖然那時還未結婚），是你所深知，我與妻之情愛之深摯，也是你所深知的。彼時，我似乎曾有沉痛至極懇摯至極的勸告與安慰，「願你我的友誼，與此生以俱存。」

今年的夏天——也許是春天的末日，還承你以 "Ever Love" 署名給信我，而且祝頌我與我妻的幸福常臨；你寫那幾行字的時候，傷心？愉快？惱恨？找不着詢問你的機會了，可是以我覆答你——同你對我祝頌語意一般——那時的我所感受的來測度你，也許女子或更多情些，嗚呼！好友！

自後，得不着你的消息了！我常常同妻說着你，她也極誠摯的祝禱你，「愉快的度着甜蜜幸福的歲月。」

半個月前，一位湖南的相識者將你的死耗給我，你的死地，說是在西子湖傍的北高峯；你的死况，說是兩個男

子(而且是你的同學)伴着你遊北高峯，用手槍將你打死；你的死因，說是戀愛關係；但是，窮其究竟，他也祇能答覆『所聞如是』。

十日前，無意中和一位浙江朋友閒談，說到你的死，他答在一個月也許兩個月前，他已知道，他那時莫向我說——卽至今不是我提起也不肯向我說，據說在那時我正伴着我妻在歸程中，至今則恐徒費唇舌值不上我的一聽，他是一位諳練世故和所謂洞悉人情(?)者，所以如此。據他說，是你所嫁以爲妻的他，在某一時期同你是一雙志同道合者，現在你那位他爲因要達到某種企圖，深恐你翻起那在某一時期所相同的志與道間的問題，而令他的企圖失敗，於是，你便成了此志此道的犧牲者了。然而，窮其究竟，他也是『得之於友』。

五日前，我特地向你那學校所在地走去，希冀得到你屍骨藏瘞地的所在，不圖所相詢者出；三日前的夜間，是曾經約定那所相詢者，而因種種事故的關係，致失誤了時間，終於不會應約。

然而，無論如何，你的死，是真確的！在你死的最後一剎那間，你心意中定有你那『Your even Love』在你神靈中震盪，我想一定有的！

現在，你的一切總算完了！我呢。追溯着你的死，迴憶着你的生，天哪！我願返化到猿羣；嗚呼！好友！

一九二九，一，八，長江之揚子江段飄流中。

戀愛問題！

生蒂

這一年來的成績，乾脆說一句是不成體統，現在姑且不同原因，因爲這個原因誰也知道它的真像，我敢請讀者讓我稍說兩句牢騷，你會和我同情的，至少不至於反對吧？朋友們，隣舍們，個個替我擔心，個個怕我孤寂，你也說介紹一個好姑娘，怎末樣好的家庭與教育，他也要介紹一位女士，學問才貌兼全的。然而，他們的誠懇，我應該盡心地感謝，不過我這老不長進的東西，其實那裏敢當這種神聖不可侵犯，強拉硬就的戀愛主義呢。在這許多介紹的聲浪當中，尤其是我的房東太太來得更加起勁，大概前後托人和我說過七八次，她以爲，總要我說一個是字，萬事都會成功了，但是姑娘的樣子，姑娘的性格，姑娘的年紀，都沒有道及一句，這種介紹，實在有點勉強了！而且

太太們的觀念，在絕對方面尋求真理，換而言之，她硬要某女士和某先生在結婚以後，或者生了子女以後發生戀愛，但是一經媒人的口約，先生的責任，馬上就負擔起來，不管三七二十八，先生是應該好好的供養一羣如鵝似鴨的少爺們小姐們的了！及後慢慢打聽，原來太太自己以及太太的女兒都是同樣的辦法，你看吧，她根本是個新人物，因為她的計劃實現以後，居然慷慨地送自己的兒子媳婦們留學去了！我是留學回來的，所以他覺得去的和回來的都屬一體，吃喜酒，行婚禮，奏葬樂，上床去，產小兒，大家都得應該本着這種深刻的道德，和正大光明的思想，在太太的眼光中，生蒂是義不容辭，應該滿口答應的了。我怕辜負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某小姐，所以也就決絕敬謝她。

以上所說，是關於婚姻愛的趣聞，現在我們不妨說說野婚愛的佳話。我以爲，千不該，萬不該，不該當教員，因爲中國的教育飯太難吃了，一方面沒有物質享受，一方面又無精神安慰，一天一天裝上道德的假面孔，不敢左眼兒瞧一下女同學，要是跑到社會上，誰也知道你是誰人，浪漫是不行的了，家裏雇個稍微年輕的老媽子，隣人們，朋友們都會懷疑你，甚或認爲不道德的行爲。由此而

觀，吃教育飯的先生們，唯有兩條生路可走，（一）介紹式的戀愛，不要提出條件，聽命運的安排，（二）把每月的薪金抽出多少，每禮拜偷偷的走入某旅社叫一個稱心的土娼過夜。然而帳房牌上也不敢寫上真姓名，這種舉動，實在大可憐而特可憐了。

這兩條路，要是在歐洲，算是最下的下策，在中國，適得其反。長此下去，實在有點心慌。但是，可敬的朋友們和隣舍們或不至於將有征服我的一天？

科學月刊 第一期出版

發刊弁語

Rechen

四度空間對於現在科學之影響

數理玄形學

生物學上之因果問題

容克飛機 J. H. K. G.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之反應

科學與藝術

科學叢評(三則)

定價每册三角，四册

上海施高塔路四達里一〇四號

春潮書局

方乘 陳蓋民 湯康真 夏康真 鄧孤魂 江紹原 孫福熙 江紹原 孫福熙 李季偉 何乃送 社員奉送。

 附錄

五卷以後的貢獻

記者

記者個人是一個辦慣日報的，在辦日報的時候，他所夢想的是一個報館一天出三次報，早報晚報之外，日中再出一次午報。可惜他發動了好幾次，都因為事實上的困難，後來連一天一次報都不許出了。

記者個人又是一個辦慣日報副刊的；他以爲日報副刊應該是學術的，文藝的，少年精神的，民衆趣味的。在辦日報副刊的時候，他所夢想的是一個獨立的副刊，就是說一個副刊化的日報。可惜也因為事實上的困難，日報尙且不成，副刊化的日報更不必說了。

在本刊發起的當初，照記者個人的意見，自然最好是一個副刊性質的日報，乃至一個副刊性質的一日三次報。但是發起人當中大半是對於藝術有興味的，如曾仲鳴先

生，如孫春苔先生，他們主張每期有彩色圖，每期更換彩色的封面。這在記者當然是極端贊成的，但與他的一日一次或一日三次的私願却不能相符了，在上海這樣的印刷程度與能力的支配之下。

於是乎記者讓步：讓到三日刊，不行；讓到五日刊，不行；讓到週刊，還不行；於是乎只有旬刊了！記者當時想，無論如何不行，也要以人的精力戰勝它，倘若旬刊還不行，那寧可不辦了。

以後就是這一年來的試辦。

現在，一年已經滿了，所得的是什麼呢？所得的是一種覺悟，覺悟到記者實在是一個大笨伯。

記者在開辦之初，根本上沒有想一想，上海之大，雜誌之多，有沒有一個每期六萬上下的字數，四色上下的封面，而能十天出一次不延期的。並不是因爲人家沒有這能力，也不是因爲人家沒有這志願，只是因爲人家沒有像他那樣笨，會去幹這種事實上所不許可的笨勾當。

其次，是雜誌的經費。在開辦的當初，無論那一個雜誌都一樣的，不消說所靠的是血本。但到日久以後，雜誌的生活，當然要靠營業了。這在我們一班從未與營業觀面的人怎麼行呢？一大半自然是我們沒有營業的能力，一小半

亦因為中國的社會還沒有充足的能力養活一個或幾個雜誌。

雜誌經費的來源第一個是廣告。而中國大部分商人是不信廣告的。在商店門口，常看見有一種貼示，曰「不登廣告，真正廉價！」其意若說，「人家登廣告的廉價是假廉價呵！」這意思在觀衆是極端瞭解的。他們心上是這樣想：「至少，他們把廣告費省下來，便宜在顧主身上了！」這種思想是對的呢？我，就是十分希望廣告事業發達的人，也只能毫不客氣的說，大部分是對的！在廣告事業初初發達的時候，敢去嘗試的當然只有獲利較厚的商店。自以為牌子老，信用足，貨真價實的，比較總要落後些。他們不是不肯出廣告費，他們另有一個廣告的方式。張三是一個交遊極廣的，或者是有幾門大宅子的戚串的，時常引進來給他們好些穿紅着綠的主顧，張三自己如果買東西，當然是七折八扣的便宜，節邊說不定還要送豐厚的節禮。李四是一個大宅子裏的賬房及辦貨先生，如果不巴結他，這門宅子的生意便要走脫的，於是也照張三一般優待他。這是舊商店的廣告方式。這種商店所等待着的顧主，大抵未必看報紙或雜誌的廣告，如果他們更換了新方式，日久以後，當然可以恢復過來，但在更換的當時，生意一

定要冷淡的令他們出驚的。或者是他們已有了經驗，或者是他們也像我一般的料想，自然誰也不敢去嘗試了。

大公司的客廳裏，照例坐着幾位求登廣告的人們，從早到午，坐着，從午到晚，仍坐着；目的是在求得一個登載廣告的允諾。誰料得到本刊記者兼總經理的我也就是這若干人們當中的一個。我常常抑制自己：「不要害羞！這是營業，不是求乞！」我又常常估定一下自己的地位：「記住罷！我不是封建制度下的士大夫，我是一個資本主義下的商人！我以寶貴的篇幅租賃給他，讓他登廣告，猶之我以寶貴的房屋租賃給他，讓他開店鋪是一樣的，我是房東，他是房客，有什麼害羞呢？」

許久以後，主人出來了；他問完尊姓大名，便同我寒暄，次談時事，次論文學。這時候我寒戰了，一是因為抑不住害羞而寒戰，二是因為耐不住肉麻而寒戰，三是因為我自命為商人的假定竟然失敗了而寒戰。寒戰未已，他入本題了，「來信兄弟已經拜讀，尊誌主張極為正大。敝經理向來尊重讀書人，兄弟尤其推崇出版物。例如紅玫瑰，新青年，編者都是一代鼎鼎有名人物，提倡道德，維持風教，不遺餘力，此種出版物我輩當然有維護的義務。我輩登載廣告，目的何曾真在廣告，亦無非補助文化而已。貴

誌廣告，將來是在所必登的，遲早一定來借重。」我知道這是不成，所惜的是他依舊當我是個封建制度下的士大夫，而他自己則是資本主義下的商人！

我纔不配做商人呢！

雜誌經費第二個來源是發行。而中國一般人是看不懂雜誌的。這當然不是一句話可以說了。先要看辦雜誌的與看雜誌的是不是一路人。中國的社會，雖然已漸入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而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封建習慣却還根深蒂固。你說教育不普及嗎？中國的教育是極普及的，可惜只普及於士大夫的集團裏。現在時代是漸漸轉移了，許多事業都從資本主義社會裏學來了，雜誌也便是這許多新事業中的一種。但是中國的文字太困難，即使只求清通，也非士大夫階級莫辦。適巧這時候種種新思想都輸入了，政治的目的，雖然做不到，最時髦的也必須吹一吹『最大多數的最大利益』。向來沒有人看得起的農工商業，因為士大夫最先從文字上吸收到新思想，便僥幸的上了士大夫的口了。士大夫的政治鬭爭，大家都說為的是他們；士大夫創辦雜誌，當然也說對象就是他們。然而他們，已經知道中國是有雜誌了嗎？未必知道。

所以在中國辦雜誌，是自己辦給自己看，正如劉筱

衡，蓉麗娟，安舒元等在丹桂第一臺演『開天闢地』，於是大舞臺的梅蘭芳，王鳳卿，譚富英等去看，下次梅蘭芳，王鳳卿等在大舞臺演『霸王別姬』了，丹桂第一臺的劉筱衡，安舒元等也去看，看來看去不出伶人的範圍，正如雜誌看來看去不出讀書人的範圍。

專門學問的雜誌茲不具論。單說像『貢獻』一類的什麼話都講的雜誌，試問他們曾代農工商講一句話不，或會對農工商講一句話不？我自己敢發誓，我既不配代表一般人說話，也不配對着一般人說話，因為士大夫集團裏，就連用的文字也與農工商一般人不同的，士大夫集團裏的文字是幾千年教育的結果，而農工商一般人的教育是向來無人提及的。士大夫集團裏的文字只有士大夫集團裏的自己人懂得，雖然在自己以為這是方便得不可言喻的東西，一天到晚提倡普及教育，要想把這種東西分派給農工商一般人，但是你知道他們一定會接收的嗎？從前歐洲人的上流階級何嘗不以拉丁文分派給農工商一般人，現在全歐洲各國人到底接收了沒有呢？

『新青年』時代，胡適之先生們提倡白話文，總算把文字擴大了些範圍，十年來文字上的出產比十年前多幾倍了（照例沒有統計）。但是仔細研想，并參以十年來的觀

察，知道所謂白話也者亦無非是少年士大夫的話，不過不是老年士大夫與已死士大夫的話罷了，至於與農工商一般人的曾否發生關係，則完全與十年以前乃至百年以前的文言時代一樣。

只有商人，因為在城市裏最易與士大夫接近，所以在一般人當中向來是不同一些的。士大夫集團如果願與一般人發生關係，商人便是這當中的聯鎖。所以如果士大夫習圖裏通行文言，商人當然跟着學些文言，一旦士大夫改行白話了，商人也無條件的改學白話。商人所用的文字，完全是跟着士大夫集團走的。至於農工，則始終與士大夫是兩個團體。

然而雜誌的勢力已經侵入商界了嗎？即使略有一點，也是極勉強的，因為討論的不是他們切身的問題，描寫的也不是他們自己的生活，只在無可奈何時作消閒的工具而已。

農工當然不必說了。如果他們心上的真話一旦變成了文字，却不是由士大夫集團中的分子替他們代筆，我恐怕士大夫集團中的分子竟會看不懂，看懂了竟會出驚，與農工看士大夫們所寫的古文一樣。

所以我們不知道對他們說什麼話好，也不知道他們有

什麼話要我們代說，結果我們依舊是梅蘭芳唱戲給劉筱衡看。試問這種戲館是會站得住的嗎？

如果不想說關於中國的話則已，如果想說，一想到這大多數與文字不發生關係的人，便會戰慄到連筆也拿不動。在這樣隔膜的情形之下，你還想他們來買你的雜誌，而將這賣來的錢當作一筆收入嗎？如果只靠士大夫集團裏面的生意，那麼銷行一千不過一千，一萬不過一萬，怎麼會跑上十萬百萬以至於站得住或竟有擴充的希望呢？

以上是說雜誌的經濟，但已有一部分說到雜誌的主張了。雜誌無論怎麼樣只發表自己的主張，第一要觀察的就是大多數人的意見，即使有極高深的學理，從極悠久的研究而來，但是不經過大多數人的審定有什麼價值呢？現在我們拿起筆來，好像拿着一支「冰淇淋棒」，的確是硬硬的冷冷的一支，而文章是決不會從這裏邊跑出來的。

北平民衆還有在那裏根據了「大清法律」，相信捉姦時殺雙殺單都不必抵命的人。可見他們竟已知道了士大夫集團裏會定過「大清法律」！我們如果有人要知道士大夫集團與民衆的距離到底是多少，那麼我可以毫不客氣的答道，用快郵寄遞也得三百年！因為法令的公布，真抵得過快遞郵件，而還要三百年纔到達，你可以想見如用平信便須多

少日子可以到達了。

胡適之先生在『中國問題裏的幾個根本問題』的序文裏說，『人家早已在海上飛了，我們還在地上爬！人家從巴黎到北京，只須六十三點鐘；我們從甘肅到北京，要走一百零四天！』

現在你可以知道中國之大了，空間的距離是這樣，時間的距離是那樣！而我們辦雜誌的人正是郵差，一天到晚背着信囊，向着永遠走不到的方向走去。……

廢話說得太多，快快總結起來。因為印刷的不可能，和經費的不可能，所以決計自五卷起試改爲月刊了。頁數加多些，半年爲一卷。（定閱諸君，照舊寄奉。）

事實是極簡單的，本不必說得那麼多，還是在最近的將來給諸君看事實罷。

眞美善 第三號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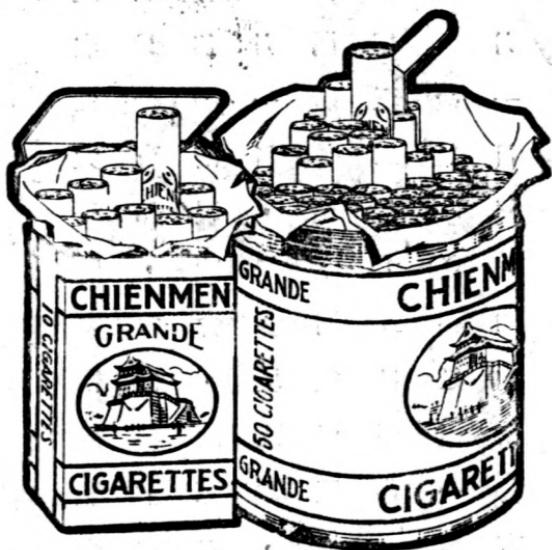
女詩人薛濤	姜華
魯男子（戀）	病夫
襯衫	徐蔚南
月光奏鳴曲	張若谷
嫁後的她	應春女士
死颯	虛白
離婚以後	懿新女士
寶寶	王家楫
孤塔	胡媽紅
賽維妍夫人	韓奎章
婦德	競文蓋疏女士合譯
蘋果樹	Mansfield 著 汪個然譯
意外事	Agulant 著 若谷譯
樂園	France 著 顧仲彝譯
愛	Maupassant 著 杜芳女士譯
書報映象（二則）	
文藝的郵船（一則）	
健康問答	耀仲

教育部美術展覽會啓事

本會原定名為大學院美術展覽會，茲因大學院改為教育部，本會名稱亦隨之而改為教育部美術展覽會。開幕日期本定十八年一月一日，緣會址問題，決定遷移上海西門新普育堂國貨展覽會會場，故不得不延至二月十五日開幕，期間仍為一個月，徵集時期亦延至一月十五日止。自一月一日起，即在新普育堂設辦事處。特此通告。

大前門

烟香等高之名盛負素



注意

優待顧客
特價出售

伍拾枝罐

每兩罐售大洋壹圓

拾枝包

每包售大洋壹角

購